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淑女

(全譯本)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九元整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王維鎬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上海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總店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分店：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漢口 廣州 重慶 瀋陽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版(滬)

上
部

女
房
東

最後奧丁諾夫不得不決意搬家，因為他底主婦——一個文官底可憐的寡婦——突然感覺必須不等到下月一號——她底租屋滿期的日子——就離開聖彼得堡，到鄉間底娘家去。這青年至今都滿希望住滿了他底轉租期，因而他對於突然被從他底洞穴裏逐出大不高興。加之，他是貧窮的，而寓所又昂貴。這樣，在他底主婦離開的前一天，他便戴起帽子，動身到京城底那些後街上去。他一邊走一邊審視所看見的每一個貼在門上的房屋出租的招貼；並且為達到他底目的，總是選擇那些最頹壞的，最大的，和最擁擠的房子，因為在這些地方他不僅最有機會遇見他所需要的那樣一間房子，而也最有機會遇見那些和他一樣窮的房客。

雖然一時他認真地尋覓，而某種新奇的情緒不覺漸漸開始襲來。他最初在一種心不在焉的狀態下，然後稍稍留意地，最後，則帶着很大的好奇心，從事注意他底周圍了。羣衆，街上的喧嘈和生活，他周圍的擾攘和騷動，他所看見的許多生疎的景象，他底生疎的境遇——這一切只是使活動的心神不定的聖彼得堡底居民，爲了極力地，不斷地，但却無用地爭求他由勞動或其他方法所獲得的家庭裏的休息和寧靜而疲憊的日常生活之不足道的材料——這一切無味的厭煩與凡庸却在奧丁諾夫底心裏喚起了一種從容的，明朗的愉快。當他貪婪地深呼吸這涼冷新鮮的空氣的時候，他底白蒼的臉頰現出了一薄層血色，他底眼睛閃着新的希望。不知怎回事他總覺得自己特別地快活。

至今他所過的生活都是一種靜的，完全孤寂的生活。三年以前，得到大學學位並且實地成爲自由之身的時候，他曾經被召喚到一個那時他僅僅知道名字的老人底家裏去。他在那裏一直等那穿制服的僕人謙卑地通報了他底來臨；隨後他便進了一間高大的，燈光矍矍的，差不多沒有擺設的客廳——一個我們仍然可以在大家族和領主府第時代殘存下來的老邸宅裏遇見的帶抑鬱味的房間。在這房間裏他發覺自己面對着許多獎章的灰髮的

老人——奧丁諾夫底父親底朋友和同事，並且是奧丁諾夫底保護人——他交給了他底被保護人一筆在後者認爲很小的款，算是從剛剛爲償還他祖父底田產上的債務而拍賣掉的一些財產上餘下來的一筆遺產。奧丁諾夫冷淡地接收了這筆錢，和他底保護人第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地告了別，離去了。那是秋天的一個寒冷的有霧的夜晚，奧丁諾夫感覺心情沉悶，因爲一種無意識的憂鬱折磨着他底心。並且，他底眼睛爲熱所燃燒，他隨時都感到他底身上乍冷乍熱。他已經計算過了，用剛才接收的這筆款，他能夠過兩年，三年，或者，如果節省一下，甚至可以過四年。但是這時天黑了，落着雨，所以他便把他所逢見的頭一個房子租了，並且在一個鐘頭之內就把東西搬了進去。他在那裏把自己關了起來，像關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寺院裏一樣；不到兩年他便實地變成一個野人了。

是，他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一個野人。他就不知道還有另一種生活——一種充滿了聲音和熱狂，並且永遠沸騰着和變化着的生活——一種不斷地打動一個人並且遲早總會使他專注的生活，因爲它不容拒絕。實在，那並不是他不曾聽說過；而是他不曾親身領略過，不曾探求這樣的知識。從少年以來他便已經陷入於一種精神上的孤立狀態了，而這

4
狀態曾經因爲被一切熱情中最深的和最無厭足的熱情，被那使得像奧丁諾夫這種人不等在實際的日常的奮鬥的活動範圍裏有立足處便耗盡了生氣的熱情所獨占，漸漸地變得頑固了。那熱情便是好學。它像一種慢性的毒藥一般，腐蝕着他底青春，毀壞着他底睡眠能力，並且損害着他吃有益健康的食物和呼吸有時透進他底狹小的隱居處的新鮮空氣的嗜好。然而他底病態的得意從不許可他介意這些事情。他年輕，他底欲望是樸素的。實在，他對讀書的熱情，每當他必須在同輩的人們中贏得一個地位的時候，曾經使少年的他有一切和他們競爭的準備。在很巧妙的學術熱心者學術是多末重要呵；然而奧丁諾夫底對學術的熱心却成了他攻擊他自己的武器。

此外，他底這個熱心與其說是一個論理地想出的，獲得知識和修養的手段，毋寧說是一種無意識的神往；並且其他一切他所從事的事情——即使最不足道的也罷——也都帶有這同一個特質。從幼小時代他就有非凡之名，因爲他是一個和他底同伴之間處處不同的孩子。他根本不認識他底父母，他底奇怪的，退避的天性使他在學校裏遭到了很壞的待遇和暴行。因而，他便復返於他底本性，變得狐疑，陰沉，並且實際地躲在他自己

底天地裏了。然而他底退隱事業其初並沒有系統或者排定的程序——一切都不過表演着一個藝術家底最初的神往，最初的熱心，最初的狂熱而已；但是現在他已經爲自己建立了一個系統，這系統是隨着年歲底增高漸漸地形成的，終至在他底靈魂裏確定了一個模糊的，一個朦朧的，但却是一個十分適意的思想形式，這種思想形式漸漸地顯現爲他底靈魂所思慕並且尋覓一個負荷的這樣一個新鮮而光輝的形態。他已經微微意識到這個形式底新奇——它底真實和無比的力量。它是一個適合他底體力的創造物；它是一個漸漸形成的創造物；它是一個新的精力集聚起來的創造物。但是它底顯現時期和最後的成就仍然是遙遠——或者很遙遠——也或者完全達不到也未可知！

所以這天下午他在街上走着，像一個外路人似的——像一個隱士舍去他底沉默寡言的獨居而換了城市底吵鬧和擾攘。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新奇的和不熟悉的。然而他對於周圍這個激動的沸騰的世界如此地不慣熟，以致他連驚愕他自己底感動的餘地都沒有。現在他並不覺得不安，正相反，而是滿懷着快樂，熱狂，這是祇有一個剛剛經人給了飲食的飢餓的人底快樂和熱狂才能比得上。像搬一搬家這樣一件平常的境遇變遷竟能如此激

動和惶惑像奧丁諾夫似的一個聖彼得堡底居民，不是奇怪嗎？其實是他以前差不多就不曾被人叫出去幹一件差事。

他懷着增高着的欣喜在那些街道上前進；批評地注視着一切，並且，依照着他底精神習慣，像一個人揣摩一本書底言外之意一般地揣摩着展示在他眼前的景象。當他以留心的注視細察過路人底面孔，並且傾聽他周圍的談話的時候，一切都使他感動，沒有一個印象逃脫了他，彷彿他要證明他在孤寂的夜裏暗自沉思底結論似的。往往一件新奇的瑣事會引起他底注意，以致發生一個新的思想；於是他便平生第一次地爲了他把自己活活埋葬在他底隱含裏這件事而感覺苦惱。這裏的一切似乎動得很快。在這裏他底脈膊跳得很快而且有力；他底爲孤獨抑制了的智力，似乎給它本身底強烈的雀躍的活力鼓舞起來了，直至它帶着敏銳的精確和自信工作起來。他願意立刻投身到所有這種他還完全不熟知的——或者僅僅由他藝術家的感覺力悟知的新奇生活之中。當他使自己熱心地注意過路人的時候，他底心帶着一股不由自主的愛和同情搏動着。然而他突地看出了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憂慮的和心神不屬的樣子呵！一發見這意外的事，他底安靜便消失了，世事

底實際開始使他注了意。他覺得自己漸漸討厭他所看見的一堆新印象了，差不多就像一個病人，試驗地走了一兩步之後，忽然倒在地上——被生活的光輝和燦爛和雜沓弄花了眼，被人的活動底嘈雜所眩暈，被他周圍永遠變化着，永遠沸騰着的羣衆發出的吵聲所擾亂一個樣子。奧丁諾夫逐漸開始懷疑他底現今的生活底意向與活動，和他對於前途的希望了。特別令他惱亂的一個念頭是他始終爲世人不理，沒有愛或者愛底希望的境遇。例如，有幾個過路人，在他步行之初，他就要開始和他們談話，而他們却都帶着無禮的和冷淡的態度轉開了他（真地，他們有理由這末作呵）；他立刻回想起來了，他底勇氣往往就這樣地被打消，而在他少年時代，自始至終他的同伴們老把他看作一個性情執拗的難解的少年而規避着他。總之，他感覺爲這個事實所打擊了，他底同情，除了由於可疑的缺乏精神平衡的，困苦的努力而外，從來不知道還有什麼自己發洩的方法。尤其是感到他和他同年的另一些孩子不同這一點，曾經是他少年時代不斷的悲哀；現在他回想起這事，便決意始終，永遠，都要是退避的——憑自己想辦法。

他不知不覺走到了一個邊遠的郊區；他在那地方的一個簡陋的餐館裏用了餐，又繼

續着他底遊行。他身後伸展着幾道很長的灰色和黃色的牆，而在他前面，頹敗的小屋開始替代了富麗的邸宅，其中參雜着和工廠密接着的高聳的建築物——一些畸形怪狀的，污黑了的，顏色發紅的，並且頂着高高的煙囪的建築物。這裏的景象是荒廢而且淒涼的，在夜色將臨之下，在奧丁諾夫看來，一切都是陰沉的和不順意的樣子。通過一條長胡同，他到了一個中央有一個教堂的方場。

不知道他是要作什麼，他走進了這神聖的大廈。一個禮拜式剛剛結束，教堂裏除了兩個老婦還跪在入口，和在吹滅蠟燭的教堂執事（一個小老頭子）而外，就是空空的了。西斜的陽光從教堂圓頂底窄窗投射着彩色的光波，並且使教堂底又出部之一充溢着無限的光，當它慢慢地退落的時候；同時聚集在穹窿下而越來越黑暗的陰影，使聖像上的鍍金在燈和蠟燭底閃搖的發紅的光線之下越發光輝了。爲苦痛的情緒和一種被厭抑的情感所苦惱，奧丁諾夫在教堂底一個最黑暗的角落靠牆坐下，默然無聲無臭好一會兒。不久他被兩個以緩慢整齊的脚步走進這教堂的人底聲音驚醒。他抬頭一看，便感覺一個難以解釋的好奇心支配了他。新來者是一個老人和一個姑娘。前者——雖然高大，有生氣，

並且端正，而却是一個瘦得可悲和蒼白得不健康的人——也許是一個來自邊遠省份的商人。他穿着一身黑色毛皮的長外衣，解開着鈕扣，露出差不多下領至腰部都扣着鈕扣的緊身，他底赤露的頸項上圍了一條深紅色的圍巾，他底手裏拿了一頂皮帽子。一把灰色的長鬍子遮到他底胸，並且從他底威嚇人的叢生的眉毛下，他底瞥視閃着激昂的光和一種遲慢的，但却倨傲而透澈的精神。至於這姑娘呢，她有二十歲的樣子。她特別的美麗，穿了一件暗色的光亮的好毛皮的短衣，帶着一條從頭上圍下而在下領底下打了結的白綢頭巾，目光下垂並且面帶一種沉思般的端莊走着，那種端莊在她底孩子氣的面容底柔和溫順的表情上增加了一種澄澈而却哀傷的情態。無論如何，在奧丁諾夫看來這一對底神情有點奇怪。

走到教堂內的通路的一半的時候，老人腳蹣了，並且向兩旁畫十字，雖然這時候教堂是空的。他底同伴也照樣作。然後他拉了她底手，引她向聖母瑪利像——教堂底女守護神——走去。這聖像在祭壇跟前，它底寶石的和金色輝煌的彩飾閃着耀眼的光。那教堂執事以一個恭敬的鞠躬，迎接這生客，並且被輕輕地還了禮；之後年輕的姑娘在聖像

前跪下了。老人拿一條赴教堂的布巾，蒙了她底頭，一聲深長的歛歛，全教堂都可聽見。

奧丁諾夫如此地被這情景底嚴肅所迷惑，以致他不耐煩地等待着它底完結。一會兒之後姑娘抬起頭來，她底美麗的面孔又清楚地照耀在燈光之下了。奧丁諾夫戰慄了，並且向前移動了兩步，但是這時候她挽了老人底胳膊，和他一同轉身離開教堂。熱淚仍然從她暗藍色的眼睛湧出（它底長長的，下垂的睫毛，在她底乳白容色上分明地顯出），在她灰白的臉頰上往下滾。真地，她底嘴唇上似乎帶着一個微笑，但是當她感動得顫抖着，信賴地抱住老人底胳膊的時候，她底臉上却帶着一種孩子氣的不可思議的恐怖的形成跡。

奧丁諾夫大為激動，滿懷着不能抑制的快樂情緒，趕急追趕這一對，並且在教堂廣場趕上了他們。老人帶着意味的怒容轉向他，姑娘也向他投了一瞥，不過那祇是無心的一瞥，那分明表示她心裏在想別的事情。爲了一個他不能說明的理由，奧丁諾夫仍然繼續追隨這一對——雖然是遠遠地，並且在加緊濃重的暮色底掩蔽之下。轉入工人區裏

靠近堡壘的一條骯髒的長街——一條滿是旅館和糧食店的熱鬧街——他們立刻進了兩道光牆中間的一條窄胡同，繼續向前走，直至面前出現了一座四層建築物底污黑的高牆，這高牆底門對着第二條長而且人口稠密的街。當這三個步行者走近這座建築物的時候，那老人又轉過頭來，以不耐煩的脫視盯了奧丁諾夫一眼。這青年踟躇了，並且驚懼得呆住了，因為連他自己都覺得他底衝動奇怪。再睜他一眼之後，彷彿要確證他底默然的威嚇已否發生了效力似的，那老人帶着年輕的姑娘走進了這建築物底院子，同時奧丁諾夫也急急地回家了。

他一邊走一邊感覺非常不高興，並且嚴厲地責備自己不該從事這一次令人疲憊的遠征，那結果祇不過是把一件極不足道的，偶然的小事，塗抹成爲多彩的奇遇，這樣的愚蠢罷了。雖然，那天早晨，他曾經懊悔過着這樣的退隱生活，可是規避任何在外界和人類爲境界影響，或者擾亂，或者妨害他底心情的事情，是他底天性。然而，現在他是陰鬱地，半懊悔地思想他底孤寂的隱居處了，他開始對於他在那裏的漠然的境遇和一切免不掉的苦惱，感覺憂慮和抑鬱。並且一想任何這樣的瑣事都能夠惹他注意這一點便使他激

怒。實在，那祇不過是因為他疲乏不堪，不能適當地聯貫他底思想的緣故，以致最後他發覺已經走進了寓所底門而爲之一驚。他因為觸念到聽任他底思想想入非非了而易怒地猛然抬起頭來，並且把他底錯誤歸因於絕對的疲乏，他上了樓梯，進了他底屋頂室。他點起一枝蠟燭。然而，差不多還沒等他點好，他又想起了那年輕的姑娘底影像。他對於她的印象如此地生動，如此地深刻——他非常熱心地使自己在心目中追想那曾經如此地爲恐怖所激動，也曾經透過因得意揚揚和孩子氣的痛悔所流的眼淚而閃耀這樣一種奇妙的感動，以致他底眼睛被刺痛了，血液給燃燒起來的，溫柔的深情的面容。但是不久那幻象便消失了，接着他底神往而來的最初是凝想，隨後便是煩惱，再後便是空自摩拳擦掌。他沒有脫衣服，便蓋上一條氈子，在他底不平的小床上倒下了。

當他在混亂的沮喪的心情之下醒了的時候，已經是日高三丈了。急急地梳洗過，並且差不多勉強着自己想了一下這一天底細目，他便出去了。但這回却是向着昨天下午相反的方向走去。爲了了事起見他選定了一個名叫斯畢士的窮德國人——他有一個姑娘，叫婷臣——所開的寄宿舍；後來，付了押金，斯畢士把他釘在房門上的「出租」招貼摘

下了，並且稱贊奧丁諾夫底熱心學問，同時又答應盡力使他安適。奧丁諾夫回答說這天晚上他就要佔有這房子，然後便又動身返回他原來的寓所。途中有一個突然而來的意念激動他，他向另一個方向轉去了。他大膽起來了，他自己笑他底衝動之鹵莽。因為他焦急，使得路似乎長了，但是最後他到了前一天晚上的那個教堂，並且發現了正在舉行一個禮拜式。選一個能夠看見所有到場的禮拜者的座位坐下，他立刻發覺他要尋找的那個人沒有到；並且，雖然他等了很長的時間，而最後他還是不得不害羞地離去。爲了轉換他底思潮他使自己去想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並且，思慮着生活瑣事，忽然想起午飯的時候到了。他十分地餓，又進了前一天晚上用餐的那個餐館；飯後他再開始他底長而無意識的漫遊，通過一些人口稠密的街道和胡同，通過一些空方場，終於他來到了一個廣闊的，一所房子都沒有，地上鋪了乾枯的草皮的場所。這地方底絕對的寂靜使他清醒了，並且在他心裏喚起了新的或者已經潛伏了許久的情感。天氣是乾燥而寒冷的，聖彼得堡十月間的天氣往往就是這個樣子。他發見不遠有一個茅屋，旁邊堆了幾堆乾草，一匹卸下來的小馬，垂着頭並且口絡下垂着的小馬，站在一輛貨車跟前，似乎在深思。在一個破車

輪子旁邊，一條狗發着低沉的威嚇聲嚼一塊骨頭，一個三歲的小孩子——僅僅穿了一件襯衣，並且不時地搔他底亞麻色的蓬亂的頭——跑出來注視這個遊蕩到田野中來的外路人。茅屋背後伸展着幾塊草地和菜圃，同時，黑色的樹列圍繞着地平線，向藍色的天空突起。重疊的白雲乘着微風向反對的方向推進，而那雲洲又好似在追趕一羣成單行的，發着沙沙鳴聲的，疾速掠過天頂的候鳥。一切都靜悄無聲，一切看來都帶着一種嚴肅的悲哀，一切都好像感覺陰沉和不快。奧丁諾夫向前走了不遠，馬上開始感到難堪的孤寂，便轉身回城。他忽然聽見了那邊召喚禮拜者晚禱的鐘聲，因此，他放大腳步，不多會兒便到了那個在最近二十四小時內他已經非常熟識了的教堂。

那不相識的姑娘已經在那裏了。她在一羣禮拜者中，跪在門口附近。奧丁諾夫擠過一團在門口等着布施的乞丐，襤褸的老太婆，和病弱的人們，在那年輕的姑娘身旁跪下了。他們底衣服相接觸着，他能夠聽見她每次熱烈地祈禱一句時從她半開的嘴唇吹出的惱亂的嘆息聲。像前次一樣，她底面容上除了虔誠而外什麼表情都沒有；像前次一樣，她底發燒的臉頰，在彷彿要洗去可怕的罪惡似地自己在那裏乾掉的眼淚之下，繼續漲紅